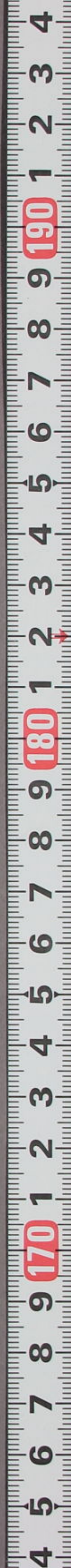




大東世語

二

服部文庫
117
2009
2



117
2009
2

P

P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Handwritten scribble

5

大東世語卷之二

文學

弘仁帝時。白氏文集一部。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帝

幸河陽館。賦詩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

來船。本白氏一聯也。試視野篁。野篁。參議峯守之

遊。歸京。頗好弓馬。不事學業。後慚悔。志學。十三試文章及第。官至參議。篁曰。聖製改

遙作空更妙。帝驚曰。此樂天句也。本已作空。聊試

卿爾。乃卿詩情。已至與白氏同邪。

弘仁承和之間。傳聞唐國有白居易工詩。而其集未



文學

大東世語 卷之二

靜齋藏

一

至。又有人傳云。在彼白傳。亦欽日本有野篁。其望樓詩。蓋為野作。後遣使唐國。詔野篁克副。而與大使有違言。遂罷不發。人以為憾。後長慶諸集始至。其內與野詩句暗同者三。承和元年。野篁為聘唐副使。及五年。與四使俱泛海。將發。大使參議藤常嗣所駕第一船。水沃穿缺。有詔與副使第二船換易。篁固執。且抗論曰。初已選定。配最牢者為第一船。今以損缺。乃復改易。專以利己。與他危害。大使而如是。何以率下。篁家貧親老。但亦當退躬薪水。致匹夫之孝耳。因稱病不發。且作西道謠。以刺遣唐之役。其詞多犯忌諱。帝覽大怒。於是朝議以為造船之初。私自占次。已非例也。篁含命使外國。而佯病不行。罪當死。遂減一等。配流隱州。

嗟峨隱君子。源清或云是弘仁帝子。少長不冠婚。不與

入接。閉居耽學。無所不究。世傳隱君子愛吟元稹詩。不是花中偏愛菊。此

花開後更無花。忽見元形。示之曰。橘廣相。神祇伯

此花開盡為是。傳作後字誤也。為博士。亦遇不通。即時策馬。子參議。左大辨。式部太輔。贈中納言。

必造西山質問焉。無不明了。廣相讀書敏速。橫

宗岡秋津。秋津參議。左大辨。天長時人。老後應試登第。上恤其頽

齡。特詔褒之。秋津拜恩舞蹈。猶不任感戴。退自殿

前。徑乘得意行。且狂歌。不覺到建禮門。忽復得句。

揚聲高誦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

發狂不輟。衛士碎之。應曰：新進士某。衛士呵之曰：癡老學。乃敢作狂。此是禁門也。秋津初悟。回走上。聞愈憐之。

延喜省試。江音人詩。有兩音字作平聲用者。諸博士難駁。殆將不第。江乃微誦菅公詩。霍飛千里未離地。上聞其專。詔曰：諸儒雖才。孰與菅公。於是登第。

都良香向菅公。自讚其氣霽水消。一聯。氣霽風梳新柳髮。水消浪

洗舊苔鬚。公曰：下句鬼詞爾。

橘直幹。長門守長盛之子。官大學頭。文章博士。東宮學士。民部太輔。自作申文。倩

野道風。參議峯守之孫。大貳葛絃之子。官內藏頭。書而進之上。天曆覽

以多陳沈滯之意。當時不悅。後禁省火上。避幸中

院。侍臣出寶器。移至行宮。上不問他。直云直幹申

文無恙耶。直幹文。道風書。稱爲二絕。帝深重之。

菅三品。文時。菅公道真之孫。大學頭。高規之子。位三品。稱曰菅三品。詩云：岸風論

力。柳猶強。其兄雅規嘲曰：強字誠強。三品更思不

得。良久乃咨曰：正當改何字。兄曰：吾亦不得。

天曆帝常召文臣。菅文時等論文。帝以詩自負。勝於

文時。曾題宮鶯囀曉光。君臣同賦。帝作先成。云露

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以為壓卷及文時。作云。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裡音。帝悵然謂不可及。因命文時評御製。文時曰。聖作神妙。臣等誠不可企。但題已賦宮。而園不特宮中。則不知上句以何見宮字意。帝笑曰。園即朕宮內耳。文時曰。然固已上林園也。然亦未必。帝又問。朕作與卿優劣。何如。不直則道不見。勿有所隱。文時曰。聖製固優。帝曰。不應爾。猶將何如。因顧侍中曰。若所不盡言者。異日所奏。都停勿受。蓋為恐赫欲其吐。

實文時曰。實可稱持。帝強令詛誓。文時曰。臣詩實犯。帝坐升一等。乃逃。帝愈感賞。

天曆時。任用源侍中延光。批杷大納言。初為藏人頭。有魚水之遇。

侍中忽覺。上有踈待之色。數日未得其謂。懼不朝。

俄而召見。上曰。一學生藤雅材者。信濃守恒直之孫。玄道之子。

甚有文章。何以至今不奏為郎。任卿何物。侍中惶

懼。遽奏雅材為郎。

橘正通。少納言實利之子。一云逸勢之子。官宮內少輔。不遇。每有浮海之歎。

中書王。後中書王具平也。天曆帝子。親王中務卿。先是延喜帝子兼明。拜中務卿。並有文才。

世稱曰前宅作序有云齡亞顏駟過三世而猶沈

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橘正通初冬同賦紅源

為憲筑前守忠幹之子文章生伊賀在座怪尤謂

王曰此生有所思橘亦悽然墮淚明日果赴高麗

不歸

一條帝內宴中書王籍屬叔父且以文學特詔侍宴

王率多居家不喜朝儀裝其日黽勉內苦既而名

流亦皆盛列四條大納言公任源大納言俊賢至

詠江以言所作序曰周文王載車右江以言陪宴

賢才序語王心已樂而後驩欣終宴後語人曰當爾時

但覺通暢不知冠裳束身

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山深鳥一聲橘直幹石山作

僧齋然西渡雲為霞鳥為蟲以為已作云人彼中

人云若作雲鳥乃佳

中原師任師任曾祖春宗為博士祖有作太史所掌

紀錄漸次悉已別寫藏家備副後朝錄多為工匠

所盜失事發普購乃得之其子家師任子師平師

兼達諸道為天文密奏博士以復全備時謂世家太史忠不失

守若微師任簡策幾亾

藤吏部敦光

敦光官吏部侍郎世為大儒

謂源顯季六條修理大夫曰君

當陞參議其途有五何以未調顯季曰然我嘗伺

上間從容聊有敢請上不許曰固亦須有文才而

後正自可由五途耳

永承帝好學時要官多以學才授之

藤黃門顯隆永承時用事有寵人稱夜關白上曾言

乃欲令作侍中然我正須堪作四韻詩者耳黃門

乃初學詩

江成衡

匡衡之孫匡房之父

世有家學藏書甚多乃設一藏室

四面紙窻躬自在其中校補繕緝晒日刷風無所

不至擇謹厚生四人在側令一人披緋一人補寫

一人作糊一人裝綴日以爲常卒歲終身嘗曰吾

無異能可以修前貽後唯爲江家秘書監守不損

失吾事畢矣

宇治公建平等院與六條源右府

顯房中書王具平之孫左大臣師房

之子官右大臣號曰六條一云所與大納言公任也共行謀其地構門唯北

出爲可公問右府寺門復有北出者邪右府曰不

記爾車後偶有江冠者

匡房小時稱江冠者

渠雖年少既且

博洽乃呼問之。江對曰。天竺那蘭陀寺。戒賢論師所住。晉法顯佛國記曰。祇洹精舍有二門。一門震東向。一門北向。江帥所引。或誤記此耳。震

旦西明寺。圓淵法師道場。我六波羅密寺。空也。上人所建。皆是北出。既有舊蹤。唯公所依。

釋能因。楠永愷。父元愷。肥後太守。永愷繼復知肥州。初補文章生。有學才。人稱曰肥後後進。後棄官為僧。更名能因。初見角夜節信。帶刀。情太相得。以和歌見賞於世。

乃從錦囊中出小木梯曰。太古長柄造橋。是其銚。枿久已寶重。願以當束帛之贈。節信大悅。乃亦探囊出乾蟲示之曰。是井堤乾蛙。余先愛養。死後省

身至今。請比縞帶。稱荅盛意。欣然相受而去。長介古橋井堤蛙鳴詠歌者流。並所奇賞。

能因作白河秋風之詠。自謂絕佳。恨其不實。乃令流聞遠遊東奧。潛匿半載。每出後園。面受風日。假作

旅瘁之狀。而後出示人云。過白河關。所詠聞者。更生興象。

承保帝幸西河。詩歌管絃。分載三舟。陪遊諸臣。各隨能分載。源帥經信。獨未至上。頗不悅。比乃至。則皆

已泛中流。源帥跪汀。招呼舟人曰。三舟不敢擇。乞

因便迴棹見載人歎其兼達源帥乘管絃舟兼獻詩歌一云圓融帝時

公任乘三舟事同此

或人篤學而至老官不達將隱謂藤公賴長大政大臣忠實

次子法性公忠通異母弟官至左大臣保元中作亂死削官爵曰下官今且遁世

於已一無所惜但恨世人常言學令人窮恐以予

為口實愈趣絕學唯公家世台鼎必當到三公願

究學達才亦且為下官洗世口舌

藤俊憲作内宴序以稿視其父侍郎通憲文章博士實兼之子官少

納言博學無不兼達保元帝乳母夫也帝即位用事政尚名法後亦以苛刻敗其子俊賢至東宮子

士參議咨問焉侍郎粗看一過便云期已促矣宜

繕寫上俊憲猶自留意徐閱一再而後起侍郎目

送曰是乃渠勝我處侍郎時亦作序稿懷之及觀

此作輟而不出

諸人夜集少納言通憲家題夜深催管絃同賦詩皆

已成敦周苦思獨未得興將索然主人使有安朗

詠乃唱曰第一第二絃索索白氏句也敦周聞已忽復

得句龍吟水霽兩三曲鶴唳霜寒第四聲詩遂成

矣殊至佳興

方正

和參議直綱。一云真綱。大納言和氣清磨之子。官參議。方議人罪見法有

不平者爭不可得。乃歎曰。塵起之路。行人掩目。枉

判之場。孤直何益。去職閉門。無病而卒。時法隆寺僧善愷告

少納言登美直名所犯罪。有司欲聽斷。而伴善男方熾用事。枉護直名。反誣傍官受非理之告。先令

明法博士。斷曲容之罪。諸博士畏避。不敢正言。直綱疾之。

北野菅廟前。時貴過者多。下車源經信。一日以公事

過。不下云。朝典四品。不拜二品。神不享非禮。若下

恐復非禮。

源亞相俊明。營造佛像。奧藤清衡。奧押領使鎮守府將軍使退

黃金。託言聊獻。塑金之用。亞相不受。語人曰。清衡

負固東裔。恐有不軌。朝廷若遣追討使。身亦將與

其議。

源相公雅實。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至大政大臣。有大體。醍醐僧正。名

深寬和帝孽子。醍醐座主。以地產事。內奏白河帝。帝欲裁其事。

問相公。公曰。臣以朝恩。亦有邑入。竊惟此且草隸

賤吏所守。由來都任。庶下未嘗通知其事。帝有愧

色。

方正

奧家衡武衡。獷形漸露。源奧州義家。義家祖賴信。父賴義。相繼以名

將。為陸奧守鎮守府將軍。數立戰功。義家亦紹其美。受陸奧守鎮守府任。寬治中。征武衡家衡平之。

作刺史。已為攻謀。有兵季方者。在刺史弟義光許。

二衡將貨誘之。故敬延請。乃將千金。曰。願奉以為

壽。季方不受。起將去。乃言。今且籍滅卿等家。此貨

亦皆我囊中物。爾何遽用之。為賊皆破膽。

承保帝建法勝寺。成問禪林永觀。曰。功德幾何。觀默

頃。乃對曰。計當非罪耳。帝悵然。後戶部秦賢問觀

曰。宇治公建平等院。不知功力許多。觀曰。是餓鬼

道業耳。

寬治時。夜譙奏樂。既且五更。上曰。傳道五常樂。急奏

至百遍。艸木為舞。今夕當驗。既而及五十遍。天將

旦。樂人豐時元。乃開簾看庭樹。動搖曰。妙哉。艸木

已舞矣。郎源顯雅。六條右府顯房之子。官大納言。號楊梅。在座不好

樂。直云。非舞風吹艸木耳。

西行初事德大左府公。實定。德大左大臣實能之孫。右大臣公能之子。官左大將。

左大後作僧。浪遊諸國。歷年偶還京。先訪舊府公

臣。臣。造門見其寢屋上張繩。問人。人曰。為使鳥不得集。

爾西行曰。為居何害。此公俗情未脫。不入而去。

平相國將率兵劫幽上皇。招集諸平。子弟亦皆戎服。

率兵來滿邸中。小松內府患之。欲諫。後至。故飾衣。

裳而入。從者如常。相國及諸人遙望自失。既下車。

弟宗盛起近傍曰。如此大事。公何以不具兵內府。

叱曰。國家戎事是為大。此是私耳。何謂大乎。保元上皇

既惡相國跋扈。而近臣謀誅平氏。事覺。相國取殺之。遂疑上皇欲幽別宮。內府盡理諫之。又以計折

相國心。相國慙沮。乃止其事。

平相國既以威脅遷都福原。爾後朝野艸率。人心不

安。相國乃會公卿議兩京臧否。眾畏相國無敢開

口者。藤納言長方。八條中納言顯長之子。官中納言。獨乃極口毀

新京之惡。於是即日定議還舊京。或人謂納言曰。

相國狼抗不可觸犯。卿奈何獨盡言暴人之前哉。

納言曰。不爾吾固計此言必合相國心。凡人欲建

任已違眾之事。其初必忌異議。都無問它。既乃後

稍復有悔。方始與人謀。相國雖猝悔心已生。故會

眾有問爾。何憚而不極口。當時皆服其明決。相國

亦由是知納言加意薦達。一云宰相藤宗房云

源大將軍上洛保元上皇深欲令悅悉出秘府名畫
 令中使奉至將軍館看玩且詔曰是朕所秘卿在
 東國固應未見耳將軍乃對中使拜奏曰陛下所
 寶聖顏咫尺賤臣賴朝何敢寓目不敢展開謹具
 上上皇初謂將軍必有拜賞謝恩之言於是中使
 歸奏上皇頗慚

源廷尉平氏克平京義經左馬頭源義朝第九子既將西伐
衛京都朝廷依賴亦有自恃功之意兄賴朝在鎌倉忌之密遣人賊不果反被殺於是賴朝奏請朝命奪其職司且遣將擊之義經聞而避之便去京都遂間關諸州將適西海至渡

邊因源番主人悉意護送番坐此囚于鎌倉十數
 年日自束髮蒞到無復為言者會天野遠景鎌倉愛將
 將兵征高麗有功而還至渡邊娶番妹乃攜而東
 番家咸喜謂我主無憂遠景亦深許諾既入鎌倉
 輒使人通意於番番曰丈夫坐此事死又何慙焉
 於渠不可為姻乃出謝使曰承賜至情但僕無家
 妹無由結姻遠景怒反譏之拘囚益嚴番傲然不為憂及伐奧事起鎌倉公赦番召謂
曰為此大事故繫留汝久汝贖將在
 此役多給戎具遣之有功終復舊土
 和田之亂波多忠綱有功事平三浦義村爭先功平

相州義時心黨三浦乃引忠綱於無人處軟語諭之曰將軍既以義村功為第一不可爭已且足下以無伐功而受賞不亦善乎忠綱厲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為身後爾不賞無恤安肯為讓人而自沒功名乎和田義盛有怨北條氏俄襲鎌倉府變起念卒忠綱首獨奪擊破之時頃義村率兵來援皆有功既而爭先忠綱不屈將軍問金子某金子曰赤甲而騎驄者一先破賊終以忠綱為首功

雅量

寬和帝時藤道長與二兄道隆道兼也少同為郎一

夕雨暗皆在上前譚及怪事移時坐懷畏怖上曰誰冒此黑闇能詣無人處者耶道長曰臣可詣上壯之乃命兄弟三人曰道隆宜往豐樂院還道兼仁壽殿道長大極殿各宜出某某門時已三更二兄畏縮不得已而起道長曰臣固獨往願假左右小剪刀當取證來乃去俄頃二兄各走歸曰途已見怪不可得前股票不定面色如土上大拍笑之良久道長徐還即上小木梯為信曰是所削取大極殿御牀南面下柱片也上遣令驗果爾二兄大

雅量

慚。

永延登祚日有司設位忽見大極殿御牀側有血觸

體大驚不祥走白法興相公兼家負信公忠平之孫九條贈相國師輔

之子官關白大政大臣號公方睡不應再言如初

乃跪待之公始乃為驚直問儀設已成否其人忽

悟大儀將成無可更理公故為不聞乃爾遂不言

而罷妖亦不徵

法興公葬公卿會隴之夜眾邊騷擾未得其故自喪

主諸貴莫不惶懼惟御堂公最少初不動徐謂人

曰下官已遣人問知但馬驚佚耳源賴光六孫王經基之

孫多田滿仲長子歷任十五國守至左馬頭時在會退歎曰此公安帖

已堪為主將

袴垂盜名京都大盜夜見藤保昌民部卿元方之孫左京大夫致忠之子也

丹後守至正四位吹笛獨行欲劫奪之衣踵行里許數欲

發心坐畏難既乃抽刃逼從保昌徐停吹顧問其

名袴垂不覺屈伏自首作劫袴垂者也保昌曰奴

久聞之叱使從後復吹笛徐行到家取一袴與之

曰奴不足殺後乏求我勿復作爾

藤實方。左大臣師尹之孫。侍從。定時之子。中將陸奧守。意有怒。藤行成共在

省中。初都無言。忽起手批落行成幘。擲之庭上。行

成言貌夷然。徐召侍史。令取幘。整戴之。乃歛容對

實方曰。未知罪由。忽見挫辱。請審其譴。而後應辨

爾。實方作逃。時上適窺二人狀。乃重行成性。度。擢侍中。疏斥實方。命使東奧。

藤公伊周赦還。自太宰府為儀同三司。當御堂相公

上御嶽。時有流言。儀同懷雙相公之志。相公往反

頗有戒心。既還。儀同聞流言。心慙之。強顏來候途

中起居。相公悟其色。便命左右取雙陸局。手自拂

拭。相迎曰。與卿不對久矣。聊可破寂寥。儀同意色

始安。遂共相對。賭物競奇。歡笑到旦。洗然不覩介

意。

原義家。散假。友至人家。安宗。壬一人。為業途。奧平。賊

安吐大印安也。平也。帖也。帖。廣雅。靜也。引又帖定也。

右字案。押。任。共。引。記。

留犬

吠。自中門出。宗任試以蕃目。小箭射犬。犬吠且走。

復射再中。義家於內問誰。應曰。宗任。義家曰。注矢

之疾。何乃輕躁。盜聞之。相驚曰。咄咄。八幡公在。乃

藤實方。左大臣師尹之孫。侍從。定時之子。中將陸奧守。意有怒。藤行成共在

省中。初都無言。忽起手批落行成幘。擲之庭上。行

成言貌夷然。徐召侍史。令取幘。整戴之。乃歛容對

實方曰。未知罪由。忽見挫辱。請審其譴。而後應辨

爾。實方作逃。時上適窺二人狀。乃重行成性。度。擢侍中。疏斥實方。命使東奧。

藤公伊周赦還。自太宰府為儀同三司。當御堂。相公

上御獄。時有流言。儀同懷雙。相公之志。相公往反

頗有戒心。既還。儀同聞流言。心慙之。強顏來候途

中起居。相公悟其色。便命左右取雙陸局。手自拂

拭。相迎曰。與卿不對久矣。聊可破寂寥。儀同意色

始安。遂共相對。賭物競奇。歡笑到旦。洗然不覩介

意。

源義家微服。夜至人家。安宗任一人為僕從。奧平。賊魁。安貞

任死。其弟宗任降。義家愛其技力絕人。乞以為留。從兵甚相親昵。宗任亦畏服其勇武。事之無貳。

在中門。其夜雨甚。聞有劫盜數十人。持炬窺門。犬

吠。自中門出。宗任試以蕃目。小箭射犬。犬吠且走。

復射再中。義家於內問誰。應曰。宗任。義家曰。注矢

之疾。何乃輕躁。盜聞之。相驚曰。咄咄。八幡公在。乃

逃。義家常行。一從者持刀耳。一日詣掘川公府對。慕忽見一男子。抽刃突入。走過南庭。乃揚聲曰。止。義家在斯。不聽而過。義家急呼從者。從者便追。大呼曰。八幡公在。奚不止。於是投刃就縛。俄而兵至者四五十人。遂拘而去。其兵應卒。未嘗見其所在。人始知其常備變。益畏其武威。

三條藤内府。

公教。中納言公實之孫。三條相國實行之子。官内大臣。

隣家一少

將。

右少將藤公重。黃門通季之子。

有怒内府家人。手投巨石。逆中

格子。礮聲響座。府公適對客。客有驚色。公問左右何事。左右言。隣公忿事如是。公微笑語客。請少内之。得無近殆邪。既而復投。公曰。果爾。與客閑談。神色如常。

伶人用光西使船上遙見海賊舟擬我至乃整衣登舵樓上待之漸近則徐吹筆策數奏意色蕭條曲音甚苦賊皆墮淚更與所得贓物而解去于時云今世尚有劉王喬

藤範清所撫愛女三四歲病甚危篤值僚友邀射含忍出場相與歡笑不形憂色忽有人來耳語告女死範清獨目所親善源衛尉後慕範清亦為僧名西住低聲言彼事既已矣餘都出言終場眾無知者衛尉後謂人曰如是性度不可及已

法印靜賢少納言藤通憲之子許一丈夫稱有膂力

與一小冠爭奕以小刀刺小冠臍下已徹小冠不

駭便進奪其刀伏大男子騎其上將已刺殺顧披

已創自視乃曰既至如是殺汝亦易耳而吾創既

劇不可活也殺汝無益乃免之至師前曲說事由

然後斃人莫不憫惜

平内府重盛詣皇后宮典侍迎接偶有巨蛇出座内府

獨見之乃慮驚惶女侍以及后便以左右手壓其

首尾袖揜之徐捕而起呼人源仲綱三位賴政之子伊豆守

應來乃受而去宮内終無知者明日内府遺仲綱

馬賞其鎮靜仲綱答書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

事何似還城樂哉還城樂舞容作捕蛇勢

廷尉廳行事吏章兼車牛自脫入廳上大理牀伏眾

驚以為怪議當送牛陰陽家讓焉德大藤相國實

基左大臣公繼之子獨曰牛無意而有蹄足何處不到廷

弱官人適會公事輒被奪一牛是可憐恤遂從其

議返牛其主竟無凶災

經營龜山宮既已除地見大冢内有蛇無數土人相

傳為地主神事聞上下其議僉謂神占地久不可
妄動德大相國曰蟲在王土若有神亦無邪今建
皇居何崇之有徑命發冢捕蛇悉投水流眾疑乃
止。

識鑒

文德帝聞紀夏井名召見

夏井美濃守紀善岑之子也身體雄偉眉目清朗為

人溫雅又有才思學書野篁既而野歎曰紀三郎可謂真聖又從伴勝雄習圍碁工已過師文德帝與官人戲藏鉤令夏井射之夏井曰小女青衣而簪白花者左手中右之帝乃得之大喜又精醫藥後在土州山澤所在采藥救民人多得效驗夏井衣屨麤弊左右咸嗤

之上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有殊寵

藤太秀卿

左大臣藤魚名之裔河內守村雄之子為武藏守唱義討平將門遂克斬之以功受

賞下野州聚強族在東聞平將門興

將門鎮守府因稱田原將軍平良將

之子承平中據總州相馬城反自立稱王置設百官威震關東藤秀卿與平貞盛戮力攻之斬將門傳首京師初欲與之詣見將門方梳髮遽喜出迎與黨皆平

髮不遑理衣不及更藤太心已小其躁無量既而
饌至對食將門下箸飯逆落汚袴輒看自拂拭藤
罷謂人曰將門小豎子耳安足與圖大事遂反伐
滅之

識鑒

平將門在京候吏部王敦實。宇多帝之子。一品式部卿。第歸平貞盛

鎮守府將軍國香之子。將門從兄也。後至遇門一眇而過既而謂王

曰屬不具兵不克殺豎子恨為國家遺患爾後將

門果作逆

天曆帝命江朝綱江相公音人之孫。少納言玉淵之子。能登守。菅文時各

擇白集壓卷詩一首別封上帝啓之則同采送蕭

處士遊黔南之作帝歎曰卿等鑒識何乃符合每

語人曰。後來必以吾與菅為一雙。

栗田公在衡中納言藤山蔭之孫。但馬守有賴之子。字藤文。以學累進。仕天慶時。及圓融帝。

至左大臣。薨年七十九。號曰栗田。才學不必廣博而前識過人每

有帝問應對明詳。覈據典故。未嘗有窮。每朝上車

中行且披覽一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事也。又恪

勤見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設是在衡。恐不可

參。言未畢。雨衣滲瀝。衝冒乃至。

丹後大守藤保昌還任。與佐山中。遇白髮武人乘匹

馬者。狀頗矍鑠。見大守來。引避樹後。傾笠駐立。導

騎。尤其不下。乃欲訶之。保昌止之曰。第往。此翁非

凡。其駐馬之形。甚有舊將風。既過。復遇故衛尉平

致經多率徒屬行致經乃迎揖且問曰先有一老
當過田舍翁寧復無失禮於大守邪是僕父耳乃
別保昌顧從者曰向翁即平致賴也汝曹殆且失
誤源賴信藤保昌平維衡平致賴世稱四雄皆數著武功

御堂相公出塗見小童逐馱馬行且披書乃令近前
視之果具奇骨目有重瞳公乃取資給令就江匡
衡匡衡見後專學後遂作名士廣才博覽無不兼綜又
傳修養方有壽考稱即江學士時棟也

源左府雅信一條左大臣少時平納言時望惟範之子詣其父

吏部王親王敦實見雅信謂王云位官竝極高願以下

官子孫託之後果如其言時望已卒左府以其知
已言為其孫惟仲每事保存

平珍材時望之子為介讚州時納婦生惟仲後惟仲與母

俱來京珍材見輒曰兒當到亞相但復有以貪損
他日宜慎惟仲作太宰帥坐事中廢後復作大納
言

承保中詔江匡房搜朗詠集餘句具四韻上至於五

月蟬聲送麥秋唐李嘉祐詩遍索全詩未得或視一詩

云是也。江看未過曰：是手詎可便作此佳句不采。後購得其本，果假作也。人服其鑒。

源義家從父將軍。

賴義左馬頭源賴信之子。陸奧守鎮守府將軍。永承中奧安貞任反。

詔賴義以征東大將軍率東諸州兵征討。凡十二年克平。東征十二年平奧而

還。詣宇治公話征戰事。江帥側聞之，先退出。私自

言：渠有將才，惜未知兵道。時義家從者聽得而恚。

待其主出而告之。義家曰：此公必有教。追及，謹請

遂執弟子禮，受兵書。後寬治中，拜將征奧武衛方

攻金澤城。行見鴈正將下，忽復亂。過去曰：是江公

所教，必當有伏。令軍避過，果賊數百在其野。孫子曰：鳥

起者伏也。

九層塔修，或云上層金造，竊以牛皮換焉。帝

白河命

佛工某登視，信否。某乃登半而下，懲懼殊甚，乃流

淚。謂人曰：躬且不暇，安能盡層而辨其黑白耶。乃

奉公亦但為身爾，寧復其受不遂命之罪。上憐其

癡狀，笑不罪其事。亦寢時人皆言：凌雲之懼，故應

爾爾。藤顯隆曰：伊故自作，此令監者免罪，其愚不

可及也。

妙音相國曰。頃來妓舞中。忽有白拍子。世傳。白拍子。自天仁中起。

初倡者烏帽佩刀。作丈夫裝。後以其態不豔。不用帽刀。著水干衣舞。又云藤通憲作其曲。教妓令歌。

舞之。其曲用商音。其舞數數仰首作愁訴狀。殆是亾

國之樂也。世何翫之甚。

天台座主明雲。久我相國源雅實之孫。六條大納言顯通之子。問相者曰。身

亦有兵仗之厄乎。相者曰。有之。或問何以知之。曰

公身故應無傷害之畏。而今問如斯。是乃其兆耳。

果中流矢而沒。安泰親占明雲曰。以陰陽占視之。明是日月。而下被雲障。不祥。明雲

後問藤通憲。有兵禍之相乎。藤通憲答云云。

松公攝政。基房。相國藤忠實之孫。法性相國忠通之子。攝政關白太政大臣。號松公。取秦

兼國補府官闕。番長下毛敦景。譖兼國。公問其瑕。

敦景曰。兼國家貧。躬自穿井。於後圃。公曰。如是適

足以信無他。可毀也。遂用之。

石橋之敗。源公賴朝從七騎逃。既入總兵。復來集。然猶

未滿五千。上總平弘常。是總豪族。懼向不速。應分

兵為擊。不服者。遂統萬餘騎。詣幕謁公。未即出見。

命土肥。諛讓其遲滯。曰。姑且在後軍。待指麾。從事。

弘常退。謂人曰。公敗後。兵猶寡。今吾率萬餘騎來。

會若凡庸人。必當咄咄喜迎。不遑好言。今爾責讓。不宥公誠。天授也。他日爲天下大將軍必矣。

大東世語卷之二終

